

潘军
文集

第捌卷

剧作卷

I 217.02
201362
8

阅 览

潘军集
文集

潘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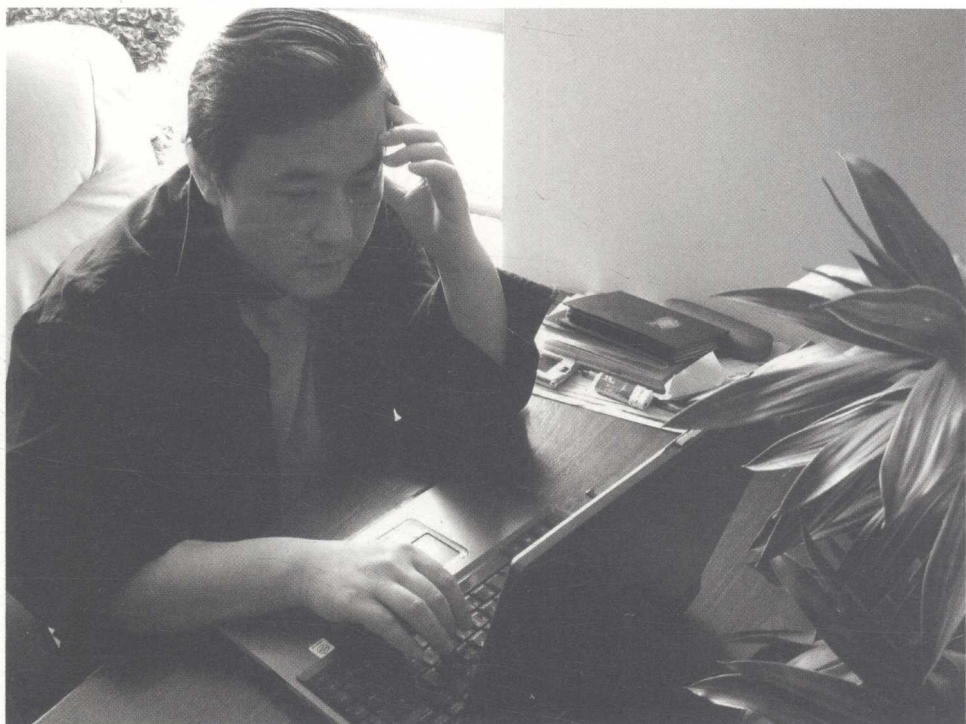
第捌卷

剧作卷





丨 在书房（2011年10月，北京）



| 写作中（2006年10月，北京）



| 皖河边上（2009年夏，怀宁）



| 在外景地（2009年12月，河南）



和女儿在话剧《霸王歌行》首演海报前合影
(2008年3月, 北京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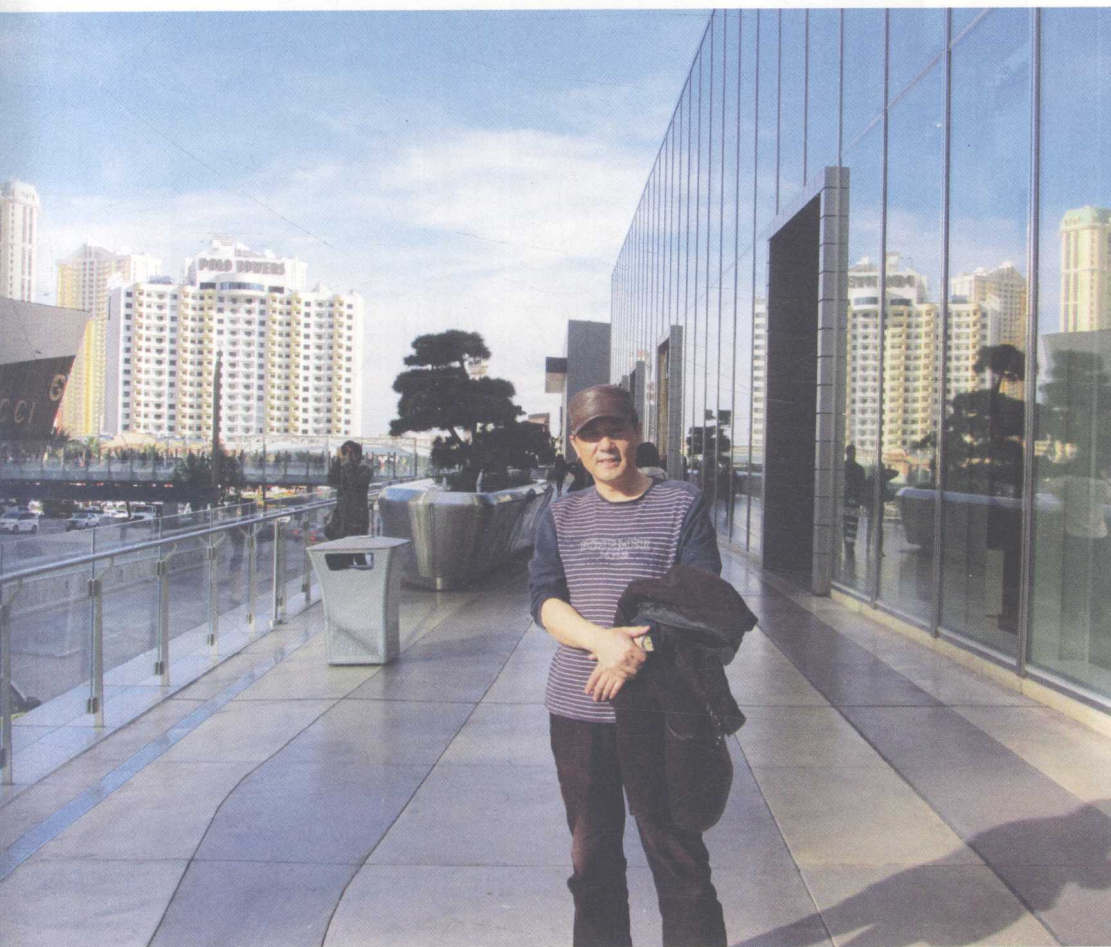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人艺演出话剧《合同婚姻》海报 (2004年3月, 北京)



丨《粉墨》拍摄现场，与演员陈瑾、施京明（2010年12月，上海松江）



丨《河洛康家》工作照，和主演陶红（2009年11月，河南巩义）



| 在拉斯维加斯（2012年1月）

地下 (三幕九场话剧)

剧

时间： 五纪末的某几目

地点： 地震后一注著名大度度度的地下室

人物： 男人

女人

若人

青年



第一幕

第一场

1 著名之某大度度度：轰鸣，然后大度度度倒塌声、玻璃破碎声、电线碰击声以及哭喊声和脚步声，总之是恐怖之声的交响。

(1458) 20×20×100

《潘军文集》第八卷

目 录

话剧

地下	3
合同婚姻	40
重瞳——霸王自叙	73
附录:	
从小说《重瞳》到话剧《霸王歌行》	107

戏曲

江山美人	115
爱莲说	140

电影

草桥的杏	169
纸·盒子	217
天亮	261
天足	297
重瞳——霸王自叙	343
附录:	
关于电影《重瞳——霸王自叙》的编导阐述	396

潘军

军集
潘文

第捌卷



话剧

地 下

(三幕九场话剧)

时 间：世纪末的某几日

地 点：地震后一座著名大厦废墟的地下室

人 物：男人

女人

老人

青年

第一幕

第一场

[幕启之前大地发出隆隆轰鸣，然后是房屋倒塌声、玻璃破碎声、电线碰击声以及哭喊声和脚步声，总之是恐怖之声的交响。

[一阵尖锐的救护车声呼啸而过，渐远。静场片刻，幕启。

[最初舞台上几乎一团漆黑，渐渐看清了天幕上出现的一场地震之后的破败景象。这是个黄昏，但舞台上应该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那种“伸手不见五指”的黑暗，因为这是地下。不折不扣的地下。我们之所以看清了一切，是借助了主观的光。这种“规定情境”预示着这台话剧将呈现出有趣的欣赏——剧中人蒙在鼓里，我们却一目了然。

这应该是一个大厦的地下层，也即 B 层，很空旷——我们将会看到两个光区或者表演区，客观上它们没有联系，距离使之产生隔绝，连声音也

受到阻碍。

舞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钢筋混凝土的断裂部件，还有压扁的汽车，地上散落着电线、摩托车头盔等东西，这些凑到一块却十分像一个现代装置，自然也是一面出色的布景。在静场中，我们听见了清晰的水滴声，滴得十分均匀，让人不禁想到时间这个庞大的概念。

可能是因为这格外透明的水滴声起了作用，我们突然发现一个东西动弹了，之前我们以为他也是某节断梁。这是个男人，仿佛大梦初醒，对几小时前地上发生的事浑然不知，看来遗忘是很容易的。

男人（像平时那样懒散地打了个哈欠）又停电了？这阵子怎么老是停电？还真黑……（拎着裤子像是要去卫生间）门呢？这屋子面积怎么一下子变大了？（忽然想起）我的天！她还是让人把这堵墙打了！我说过多少次，这墙是承重墙，随便乱打是会惹出事的，弄不好整个楼都会塌掉！可，可她就是不听！她非得要弄出一个大点的厅来！要这么大的厅干什么？现在又不流行开家庭舞会了，即使想跳舞，花几块钱去体育场呀！我不会阻挡的……（叹气）唉，还是偷偷让人把墙打了。其实该打掉的是我那面墙。你把我长期擢到那间小屋里算怎么回事呀？那本来是女儿住的嘛！女儿如今也大了，你不穿高跟鞋还没她高呢！你们睡一床看上去别扭，再说，我又不老……没办法，还是打了！（发觉有点不对头）不对呀，这屋子也忒大了点。这比我们部长家还宽敞……这是哪儿？我怎么越摸越没谱……（尿憋得难受）没办法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！（四下摸摸）这儿没彩电吧？（扯开裤子撒尿）啊，舒服！黑暗中撒尿还真是人生一件美事……

[男人的尿声听起来像雨似的。]

[这声音打破了女人的梦境，她从一根倾斜的柱子后面爬起来。]

女人（梦呓般地）又下雨了？

[男人大吃一惊，听着。]

女人 这阵子怎么老是下雨？想晒个被子都这么难……这雨怎么骚烘烘的？

男人（慌张而语无伦次）你，你不是带孩子去北戴河了吗？我实在是……

女人 你做得太过分了。

男人 我可能是做过分了点，可这憋的滋味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，我实在不知道这儿是家……

女人（有所触动）家？你总算还知道有个家……一走就是三年，把我们娘儿俩撇到一边

男人（有点困惑）那是我梦中打的主意，我觉得在家里是个多余的人，就像丢到晾台上的那辆旧单车，不过打打气还能去菜市上遛遛。（觉得不可思议）你居然能看见我的梦？要不，就是你还在发梦——像你这种大白天里都唉声叹气的女人，梦里一般都会把自己看成是秦香莲的姐妹，这很自然……

女人（抽泣起来）你太狠心了！

男人 你看，还加码了！不过说实话，我宁可在黑暗中听见你的哭泣，也不愿在白天里面对你的白眼。哭可能会令你伤心，但也令我感动，所以你每日一哭我就很快打消了某种念头，觉得你也不容易……

女人 你才知道？！

男人 不，我早知道了。其实从我们结婚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嫁错了人，或者说我娶错了人。面对一个怨妇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我是不会混，小四十的人了到现在还只是个副主任科员，但作为老婆你不能给我白眼，否则我就觉得整个人类没希望了。你更不应该用分居来惩罚我……

女人（转为生气）你给我住口！照你的意思，分居是我有意造成的？

男人 我认为是你的责任？

女人 你放屁！当初是你口口声声地说机会难得，是你念念叨叨说学位重要……

男人（不解地）这与学位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没有学位，但不等于说就可以随便分居呀？

女人 你还好意思谈分居！（又开始抽泣）你一个人在外面花天酒地，我们娘儿俩对付一顿是一顿。我一个不到30岁的女人，平白无故地守了三年活寡……

男人（着急地）你醒醒好吗？

女人（哭泣止住）我没说梦话！

男人（摸索着走过去）好好，趁现在我们都清醒着，孩子又不在家，好好谈谈……在哪呢？你咳嗽一声好吗？

女人 你以前不总是说我在你心里吗？

男人 我可没这么说过。我现在只想你在我床上……（摸到了女人，想抱）

女人 你别说说来就来，这么久了，我还真不习惯。

男人 其实我也不习惯……不过，小别胜新婚呢！

女人 三年，这种小别我可不想再有了。

男人 三年？（自嘲一笑）以前说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……

女人 你拿我当袜子呢？

男人 不，我给你当被子……（拥抱女人，突然感觉异样）你，你怎么一下变得这么胖？我都搂不过来了……

女人（打掉男人的手）你撒手！回家抱你的苗条女人去！

男人 这是从何说起？在这个地球上我就一个家呀！

女人 这不是你的家！你滚！

男人 毕竟我俩还没离婚嘛，你让我往哪滚？

女人（委屈而泣不成声）我知道，你回来是和我办离婚的……你变了，你嫌弃我……你走的时候我 121 斤，这三年我掉了 15 斤，可你还说……

男人（暗自吃惊）那也还有 106 斤呀？你历史上体重可从来没有超过……

女人（打断）王志平！你想离婚就实实在在跟我提别拿我的体重当借口！

男人（恍然大悟）我明白了……怪不得这三年来你总是跟我过不去，原来你心里惦着的是另一个男人！你说，王志平是谁？

女人（也有所困惑）你，你的手呢？

男人（伸手）手可以给你，但今天你必须把话说清楚……手在这！

[女人抓住男人的手突然咬了一口，男人就惊叫起来。]

男人（气愤地）你居然还敢咬我！

女人（严厉地）我要让你记住，你的中国名字叫王志平！

男人 我不是王志平！

女人 你真不害臊！你可以忘掉这个家忘掉你的妻子儿女，可我没想